

# 凡人追梦之

## 余三定

邓溪燕

三定老师是我接触过的最没有架子的大学校长。“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三定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

刚刚认识三定老师时，我恭恭敬敬叫余校长，他立马制止我：“别别别，你还是叫我余老师吧！”和他熟悉以后，我问过他：“你在家是老三吗？上面有大定二定吗？”他肯定地回答我，他们家就他一个“定”。我琢磨半天觉得“三定”这个词可能是佛教用语，百度半天后，发现只有“定员定编定岗”这样的三定。



图传 沈萍

（余三定，1956年生，岳阳人，湖南理工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岳阳市文联主席，已出版《文坛岳家军论》《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余三定卷》《新世纪文论》等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湖南作家 写作家

诗新韵

### 暨升国旗仪式有感 省会烈士纪念日活动

胡代松

以秋风为杯，  
以岁月为酒。  
一杯敬先烈，  
一杯敬战友，  
一杯敬甘洒热血的挚恋，  
一杯敬边关默默的值守。

为英雄唱一曲挽歌，  
为将士拂一把霜露，  
为前赴后继不屈的肉身，  
为子孙后代安宁的乐土。

以虔诚为杯，  
以心香为酒。  
一杯敬前辈，  
一杯敬后生，  
一杯敬永垂不朽的英灵，  
一杯敬生生不息的故土。

直到泪水模糊了双眼，  
百战功成洗尽母亲的屈辱。  
直到情怀满溢了心胸，  
铁血男儿高举民族的自由。

愿祖国的天空更加湛蓝，  
浩然正气尽将阴霾驱逐。  
愿鲜红的旗帜猎猎招展，  
铮铮警言响彻寰宇神州。

### 秋夜随想

张纪黎

秋天是丰硕的季节，  
正如莎翁的十四行诗。  
蓝色的畅想，  
裹挟着金色的甜蜜。  
清纯的月色融进树梢，  
银色的叶子升腾然后落下，  
卷起一座城市的思考。

秋夜是陈酿的茅台，  
单调的色彩包裹着浓烈的醇香。  
秋月朗朗，  
秋风飒飒，  
穿过寂静的午夜，  
绽放春的明媚、夏的灿烂，  
在苍莽的大地舞台，  
奏响生命的乐章。

夜幕西沉，华灯初上。  
是谁装饰了你的梦？  
树影婆娑，  
把如星的灯火洒向黎明。  
神秘的河流匆匆北上，  
急着赶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却把他银色的纱衣丢在了密林深处。

夜归的人们行色匆匆。  
温柔的月光下，  
深深浅浅的影子交错，  
把时光雕成了彩虹的模样。  
城市枕着秋睡去，  
建筑工地上却灯火通明。  
泥泞的地面脚印歪歪斜斜，  
写满外乡人的童真。  
工棚外摇曳的蒲草，  
将根深深地扎在了都市的土壤中。

#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安徽

八月十五是中秋，是月圆的时候。我们家的中秋不过十五，过十六。

母亲是农历八月十六的生日。小时候我没见过母亲过生日。我们过生日，就是奢侈地加一枚盐蛋。妈妈一生都在新化县吉庆区那贫困的大山里转着圈教书，我们兄弟俩就在乡间的小学校里长大。小时候好像很少见过父亲，说父亲在外面，其实是在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两个字我就省了。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个子不高，但开朗活泼，总是“哈哈”喧天！偶然见她和她当地农民打过“纸胡子”的牌，打出兴致时就站起了身子，一个脚踏在凳子上，笑声喊声便走出七八里远。有时父亲在家时板着脸什么气也不哼，也不搭理一家几口噙着瓜子啃着干薯片说的闲话，母亲就找他，说你老气横秋干嘛呀！逗不笑他就笑我们兄弟俩，问我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要我们回答，是不是从她腋下钻出来的。

我们一脸茫然，这时父亲就嘿嘿地笑了。“你知道笑啊，我还以为你痴呆了呢！”母亲说。

母亲经常在学校里演戏，演给学生看，演给当地农民看，她一般都是扮很俏的姑娘，比如胡大姐之类的。有一回却演了个旧社会的贫苦母亲，那戏叫《出了苦海见青天》，还要个演儿子的，就把我带上了。每回演出时，我都要用锅底灰把脸涂黑。演出前母亲在家里煮一碗很老的青菜，在台上我抓在手里当旧社会的野菜咽。这让我知道了旧社会的苦难与黑暗，也使我爱上了演戏，在我妈教书的那些乡间还成了名角。演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时，从乡村老邮递员手上借了顶毛帽子和一件蓝色的中长大棉袄披挂了，又在家里穿了一双长筒雨鞋当马靴，再捡根放

牛梢当马鞭，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了！乡亲们看得如醉如痴，说周老师养了个好崽，那戏唱得！母亲每次都看，在人群里打着“哈哈”乐。

农民们都跟母亲说得来，晚上收工后，我们一家四口一间房子的那个家，就成了农民俱乐部，附近的农民都往我家跑，扯的都是乡间野语，有时把间小小的屋子吵翻了天，母亲都由着他们。

这些乡民们来得早的，一进门就扯开我家的锅盖看，看到锅巴就抢。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每次煮饭都有意煮出厚厚的锅巴来。家里有什么我们穿不了的衣服，都给了那些穿不暖的学生，也就是这些乡民的孩子。

来客人我们就过节了，因为就有好菜上桌。这乡间小学来的客，也就是当时叫区和公社的学校老师或领导，其实我妈只是普通的村小老师，不管接待，但他们一进校门就大呼小叫“周满满”，这些来的老师、领导大多是我妈在方圆几十里各个学校教书时的同事和领导，还有不少都是她过去的学生，都知道周老师热心热肠，都喊“周满满”。那个时候干部们到群众家里吃顿饭是要数钱的，我母亲自然是不，每次都十分快乐地迎送着他们。

有一回一个区文教办的老师，也是我妈曾经的学生，吃过饭后攥紧了拳头伸出来，笑着说：“周满满，反正吃你的饭是不要钱的，这次要不要啊？”我妈看着那拳头的握法料准了里边没戏，是说着玩的，就爽快地把手伸过去：“拿来！”那拳头就在我妈掌心松开了，却变戏法一样掉落几毛钱来。

我妈知道上当了，那老师却早笑着跑远了。

其实我家并不富裕，所以好菜都等着客人来。后来，我好多次发现妈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落泪，慢慢地才知道她快乐的表面下内心的辛酸。

爸爸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妈妈出身是小土地出租户，也享受“地主”待遇，对生

活不可能不绝望过。

妈妈在那种日子中的豪气竟与她内心的胆小反差这么大，我长大后带她去长沙看病时见识过一次。在县城的马路上走过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她竟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尖叫着在马路中间乱窜，让司机和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更多的是辛酸，这是我那个当了30年老师的母亲吗？是那个打“纸胡子”时把一个脚踏在凳子上“哈哈”喧天的母亲吗？

那时有好心人说为了两个儿子劝她离婚，可母亲坚强地接受了这份苦难，又用笑脸支撑了这个家，用她散给方圆座座校园和村落的春风保护了这个家。后来她把父亲从农场转到她学校当地的生产队落户，乡亲们高兴地接纳了他。

直到我有了工作，父亲也复了职，才知道母亲的生日。那是一个中秋节前，我对母亲说这两天有事出差，不能在家过中秋呢。妈妈想了想说：“去吧，就等你回来再过中秋。”

八月十六，我回来了，老爸这天有点高兴，他说：“今天过节还好一些呢，今天是你妈的生日。”

生日？妈妈生日！我们怎么长这么大了还没见过妈过生日呢？我望着爸，爸不做声；我望着妈，妈望着这一桌饭菜一脸幸福的感觉。

我不知是快乐还是痛苦，不喝酒的我那天喝了酒，那天我好想醉，想在醉乡里寻找我妈那么多失落的生日！

这以后我们家每年的中秋就在八月十六过。

可妈妈还没有迈过60岁的门坎就离我们而去了。好些年了，我们两兄弟的家依然按跟妈的约定过着中秋。在八月十六，炒几个菜，摆几个月饼，给妈摆一双筷子、一个碗，请她回来过中秋，陪她一起过生日。我每次都在心里说：“妈，生日快乐！”

其实我每次都想再听一次她的笑语：“你们是从我腋下钻出来的吗？”

妈妈一生就是这样用笑声来打发了我们的苦难，也养育了我们的幸福。妈妈知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 少荤年代

沙金

现在，人们为了保养身体，尽量少吃荤腥，有的甚至吃素。不由想到我们这代人出生时对荤菜的渴望。

虽然那时三年苦日子已过去，不至于没饭吃，当然还必须掺杂部分红薯干、玉米等杂粮及瓜菜代，但荤腥却是很少见到的。尽管当时肚子吃饱了，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感到饿得慌，这就是缺少油水的缘故。于是，小时候一天到晚想方设法四处觅食，只要是能吃的，不论生熟都吞，最常见的食物就是瓜果，因此，偷摘别人家的果子和生产队的花生、西瓜吃，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有过的烙印。

记得小时候谁家若是吃了带荤腥的好菜，是一件值得显摆和炫耀的事。显摆的方式就是吃饭时，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将碗里的荤菜夹些出来，用纸包好放在口袋里，待伙伴们在一起扯猪草或放牛时，再拿出来一起分享。如一块腊肉用小刀割成若干小块，每人品尝一下。有时没有肉，豆腐干也成为我们分享的佳肴。说出来也许令人好笑，让现在的孩子们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现在想来不仅不感到难为情，反而显现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的情怀。

20世纪末在县城读高中时寄宿，生活有了一些改观，每个礼拜能吃上一次肉，我们称“打牙祭”。到了那天，一整天心情是特别欢愉和充满期待的。学校吃饭是8人一桌，共一钵菜，实行轮流分菜制。轮到那天分肉菜时，心情是既渴望又无比忐忑的。只见大家屏住呼吸，喉咙咽着口水，眼睛睁得牛眼大，一动不动地盯着分菜人是否公平。分到素肉还不乐意，怪分菜人耍心眼，只想

吃那肥肉多一点的。

随着长身体的需求，对肉类食物的渴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一天到晚总感到肚子饿。于是，街上饭店里7分钱一碗的光头面成为我们物质生活的补偿，那面汤里多多少少有一些油水，如果能吃上一碗肉丝面，那简直就是奢侈的享受了。那时，家庭条件不好的连光头面都很难吃上。我父亲在外面工作，家里条件还不算太差，但也只能偶尔去吃顿光头面解解馋。同寝室有位同学，一天晚上肚子饿得直叫，但口袋里又没钱，想来想去，他灵机一动，用刚从家里带来的大米去饭店和师傅讲好话，才换了一碗光头面吃。后来，这法子多次被没钱吃光头面的同学所效仿。

读高二时，儿时玩伴平子接他父亲的班在供销社工作。一次他来到我们学校，与其说是来看我，不如说是来显摆的。长头发，花衬衣，喇叭裤，尖头皮鞋，派头十足。他走时大方地给了我2元钱。那时，2元钱对我们来说可是大钱，差不多能吃30碗光头面了。那个感动呀！以至于我对平子小时候在我大腿上砍过一刀的仇恨也悄然抹去了。

有一次我拉肚子，还发高烧，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院，出院后身体很虚弱，遂从学校回家休养。为尽快恢复我的身体，母亲按别人介绍的方法，用盐罐给我喂了一只鸡。我的个天哟！鸡用文火烹饪的过程中，满屋都飘荡着鸡肉的浓香。一整只鸡竟让我一扫而光，最后只剩下一点残渣，我不好意思地向惊讶的母亲露出歉疚的眼神。

还有一年过端午节，我放学回家，揭开锅，饭上温着一大碗辣椒炒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天是端午节，感到很惊讶。但见那肉切得薄薄的，肥瘦搭配，肉香扑鼻，勾人魂魄，我将锅里的饭和那一碗辣椒炒肉吃了个精光。

在我的记忆当中，后来不论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上那只盐罐煨鸡和那一碗辣椒炒肉的味道，它给我的味蕾烙下了今生最美好的印记。

